



张保忱 毕士臣 著

天罡地煞

I247.4
556

3

BK17/17

张保忱 毕士臣 著

天罡地煞剑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714/23

天罡地煞剑

张保忱
毕士臣 著

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
(合肥市金寨路283号)

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舒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: 10.75 插页: 2 字数: 240,000

1989年7月第1版 1989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0,000

定价: 3.60元

ISBN 7-5396-0287-2/I·253

目 录

- 第 一 回 探头缩颈 山路上三蒋欲何干1
张牙舞爪 密林内二人想怎为
- 第 二 回 不顾羞耻 使怪招败将悲中喜10
哪怕折磨 出狂言囚徒苦里乐
- 第 三 回 穷途艳遇 陌路人结拜成同路20
困境罕逢 相反者同心为造反
- 第 四 回 作风流鬼 死临头小猴还要笑30
当下贱人 祸近身大姜尚痴迷
- 第 五 回 巾幗豪杰 巧打扮龙潭会猛兽39
女中丈夫 拙对付虎穴迎恶禽
- 第 六 回 荒村野户 报恩德小女始动心47
剑树刀丛 泄仇恨大妮终翻脸
- 第 七 回 你死我活 府衙内一女恶翁杀55
此说彼笑 酒楼中二男闲逗趣
- 第 八 回 以险作夷 调皮奴玩敌于掌股67
拿静当动 贤淑女爱友在心胸

| |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第九回 | 怨恨燎肝 情爱烧肺 | 仇见仇眼睛分外红 亲遇亲心头特别热 |76 |
| 第十回 | 姐爱弟恋 母教女学 | 山洞内两心互遮掩 草坪上一手自显露 |86 |
| 第十一回 | 贪心骤起 情窦初开 | 明拚杀小伙存妄想 暗观望少女动真意 |95 |
| 第十二回 | 稀奇古怪 马虎了草 | 做媒妁不是为婚事 当女婿并非因亲情 |106 |
| 第十三回 | 机关算尽 心思用完 | 遇挫折姐弟想歪点 遭劫难夫妻谋正策 |116 |
| 第十四回 | 蒙在鼓里 坠入雾中 | 追亲友小女敢赴汤 救路人老母愿蹈火 |126 |
| 第十五回 | 好坏难分 是非怎辨 | 野田里言语真稀罕 破庙中行动更出奇 |136 |
| 第十六回 | 好恶不定 喜怒无常 | 陌生人忽然为知音 熟悉者偶尔成反目 |145 |
| 第十七回 | 艳福不浅 横祸非轻 | 树洞内小弟得珍情 客店里大姐失宝贝 |155 |
| 第十八回 | 偷人显眼 盗者现身 | 桃树林亲人正见面 坟莹地冤家偏碰头 |166 |
| 第十九回 | 实是巧合 并非附会 | 露真情伙伴成兄妹 得实底路人是母子 |175 |

|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第二十回 | 顺藤摸瓜 追根求源 | 闲嬉闹无心戏幼女 恶作剧有意试老翁 |135 |
| 第二十一回 | 户主遭难 房客寻仇 | 荒甸中英雄施鬼点 野林内豪杰抖神威 |195 |
| 第二十二回 | 狗仗人势 狐假虎威 | 小头目露脸便惹笑 大首领出头即遭窘 |204 |
| 第二十三回 | 窃玉偷香 扇风点头 | 轻薄汉自会伸贱足 稳重女也能出杀手 |214 |
| 第二十四回 | 节外生枝 叶里藏花 | 假公人快刀斩乱麻 真义士利斧劈朽木 |223 |
| 第二十五回 | 正气在胸 邪火入胜 | 刺元帅宁肯抛头颅 戏女郎不惜丢脸面 |233 |
| 第二十六回 | 漫天乱云 遍地迷雾 | 解险情存心吹牛腿 办秘事着意截豹头 |243 |
| 第二十七回 | 拨云见日 闻风思雨 | 探机密小将识神图 猜疑团大帅读怪诗 |253 |
| 第二十八回 | 别有用心 另具计谋 | 出假象卖图提爱子 露真迹看画忆娇妻 |263 |
| 第二十九回 | 身旁有耳 背后无目 | 暗寻思房中遭暗算 明搜查院内被明杀 |272 |
| 第三十回 | 事出意外 情在理中 | 失宝剑盗者是好心 还神图偷者非歹意 |282 |

|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第三十一回 | 不能乱真 无法作假 | 无凭证老爹也不假 有根据小儿总是真 |291 |
| 第三十二回 | 乐极生悲 巧甚变拙 | 为小节冒失酿大患 图大计莽撞成小失 |301 |
| 第三十三回 | 关系惟妙 纠葛复杂 | 叙家世对头竟相亲 谈身份骨肉偏作仇 |311 |
| 第三十四回 | 身近死神 面对恶鬼 | 装公差舍生闯帅帐 作囚徒忘死闹公堂 |320 |
| 第三十五回 | 张网捕鸟 放线钓鱼 | 小知府无耻骗供词 大元帅有谋哄罪状 |329 |

第一回

探头缩颈 山路上三将欲何干
张牙舞爪 密林内二人想怎为

石头缝里蹦出个瘦猴儿模样的人：年纪十八九岁，体重不过百斤，身高不足五尺。又干又瘦，两腮无肉。黄病脸，门楼头，一双小眼睛滴溜溜乱转。两片薄唇包着一嘴又稀又小的芝麻牙。头戴马尾过梁透风巾，镶珍珠，嵌玉石，金线缉缝儿，水晶壳儿拼就的图案。鬓角斜插茶盅大小的英雄胆绒球，“突突突”直打太阳穴。上穿黑缎子紧身拳靠，金线线交织绣着虫鸟花卉，镶边纳云扒着狗牙纹儿。腰扎草绿色英雄带，灯笼穗儿下垂。下穿骑马蹲裆如意裤，花裹腿打得紧梆梆的。足登鹿皮鞋，前包头，后打掌，底上有暗钉，上身打着十字绊，腰间悬着百宝囊。百宝囊内装满飞蝗石、千里火、蒙汗药、熏香盒之类。背后插一把明晃晃、亮堂堂的三棱追魂索命锥。他三蹦两跳从石缝中到了山路上，手搭凉篷东张西望、左顾右盼好一阵。当他确信近处无有外人时，才向后边招了招手。

随即从乱石堆后又走出二人。一位十七八岁的姑娘，周身疲倦，却仍显苗条标致；面目憔悴，可还是俊美动人。姑娘身后跟着位二十来岁的小伙，他魁梧的身段，使破烂的衣服不觉寒酸；嫩白的面庞，让沾抹的灰尘不显污浊。

三人聚拢之后，姑娘和小伙都眼望着瘦猴儿听吩咐。瘦猴儿将手一摆，领头直奔东北方向快步走去，慌不择路。

眼下已是天色将晚、夕阳西下时分。正行走间，一座大山

拦住去路。三人举目看，但见：

这座山，真壮观，山峰高耸入云端。谁想着仰观山顶准落冠，估计着它离天不过三尺三。莽莽苍苍，岭上奇峰怪又险；郁郁葱葱，坡下林海密且严。千条石缝泉水淌，万丈深潭波浪翻。好险恶，鸟飞不过的鹰愁涧；真罕见，猴爬难上的绝命岩。猫儿洞，鬼不钻，老虎口，九道湾。夜叉发愁，急流飞瀑千层浪，阎王害怕，深谷悬崖一线天。岭上岭下，山桃山杏山梨树，坡前坡后，野花野草野菜园；百花丛中，蝴蝶扑花翩翩舞。万木林里，小鸟登枝声声喧；看山前，梅鹿结队将水饮。瞧岭后，野兔相伴把草衔。观山左，虎豹厮拚定生死。望山右，狼狽为奸设机关；山顶上，朵朵白云罩紫气。山脚下，蒙蒙薄雾笼青烟。山里头，千年古刹生瑞彩。山外边，五谷丰登好庄田……

三人来至山前。那瘦猴低声对俊俏后生道：

“哥哥，这座山叫乱云岭。从山左绕过去，我就能找到落脚处了。咱们好腿迈到前边，快走一阵，就能喝大胆汤了……”

俊后生听他这话，不光没鼓起劲儿来，反而一屁股坐在路旁一块石头上，哭丧着脸说：

“好兄弟，我确实是走不动了。看看近处能不能找个人家借宿一晚，明日再走？”

瘦猴儿连连摆手，摇头晃脑地说：

“不行不行！这里还属曹州管，还是阎轲那小子的地盘。咱屁股一沾地，也许就会扎满蒺藜。过了这山就不属他管了。眼下再累也得走！”

“贤弟，我真是寸步难行了。”

瘦猴儿心急如焚，暗想：这可麻烦透了！在老虎嘴边打盹儿，能有好下场吗？怎么办呢？哎！我吓唬吓唬他看行不行。常言说：八十岁的老婆子，贼撵起来赛兔子。试试看！忙用手

往来路上一指，尖声惊叫：

“哎呀！哥哥！后头追来啦！快走！”

“啊！”俊后生惊叫一声，腾地站了起来，朝来路张望。

事有凑巧，真有一人匆匆走来。

俊后生再也顾不得腿酸脚疼，一歪一扭地向前走去，反倒催促别人：

“快……快……”

“咦！比车子膏油都灵……”瘦猴儿说着，扭头看看姑娘，做个鬼脸儿。

“嘻……”姑娘轻轻叹口气，脸上表情十分复杂。似乎想笑一下，可结果是皱了皱眉头。

“哎！跟上！”瘦猴有意无意地碰了下她的胳膊肘，朝俊后生追去。

三人没走多远，竟被后边来的那人赶上了。他仨不约而同地回头打量后来者。

此人四十来岁，五短身材。上穿黑色紧身小夹袄，没扣扣子，袒胸露腹。心口窝上长着巴掌大一片护心黑毛，都有三四指长。腰扎一拃宽草绿色英雄带，缠得绷紧。下穿黑裤。蹬一双一马跳三涧的薄底快靴。背插单刀。六棱壮士帽在手里拿着。从上边看，长就的冬瓜头，倭瓜脸，蚕豆眉，地蛋眼。一脸络腮胡，一头好脸。怎么叫一头好脸呢？这人才四十来岁，就败了顶，额头之上光秃秃好大一片，一根毛都没有，好象头皮上又开辟出一块脸来。

他追上前面三人之后，便放慢了脚步，不远不近地一路同行。两只地蛋眼“叽哩咕噜”乱转，瞅瞅这个，望望那个。瘦猴儿心里一紧，脸上却一松，笑问道：

“哎！这位老大，到哪里去呀？”

“嘿嘿！”这后来者干笑两声说，“前边，不远。不敢动问：“三位自何处来？到何处去？做何营生？”

“哈哈！从后边来，到前头去。什么买卖发财就干什么买卖。”瘦猴儿见面就熟，没个正经话。

后来者冷冷一笑，也斜了瘦猴儿一眼，突然问道：

“你姓王吧(八)？”

“什么？”瘦猴儿气得一蹦，“放屁！我要姓王八，你他娘的得姓乌龟！你比我还得小一等呢！”

后来者挺爱恶作剧，平日里曾不止一次对王姓人这等似闻实骂。却不料还有乌龟更低一层之说。他一时不明白，愣住了：

“你……”

瘦猴儿喜得抓耳挠腮，解释道：

“你没听人家说‘乌龟王八蛋’吗？那就是说：乌龟是王八下的蛋……”

后来者冲天大怒，“呛唧唧”从背后抽出单刀，大骂道：

“猴崽子！你不用装蒜！你还以为老子不知道你们是谁吗？听我报报名：你小子叫长臂猿王甲……”

“对！看来你小子不断地进庙烧香上供，认上神认得很准呢！不错，我就是你王家(甲)千岁老爷。你小子还敢刺王杀驾吗？”

后来者“呸”了一声，后撤一步，戴上壮士帽。用手一指那俊后生和姑娘，仍对王甲骂道：

“你小子和这小妮子白如玉，竟然杀官劫牢，救出那家伙小后羿白士锦……”

王甲虽然脸上仍在笑，心里却也“格登”一声：这小子怎摸的这么详细？他究竟是什么人？官府的暗探？不象啊！白如

玉和白士锦，则是大吃一惊，脸上变皮变色的。后来者越发得意，继续说道：

“我正要捉你们三个逆贼报功领赏，不料你们却撞到我手底下来了。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怎么？你们不束手就擒，还叫老子动手吗？”

“怎么办？”白士锦小声说，不知在问谁。

“拚吧！”白如玉大怒，抓剑把，按绷簧，“嘎嘣！呛啷！”抽出了腰中宝剑。

双方剑拔弩张，就要厮拼。王甲看着白氏兄妹，轻轻一摆手示意：你们先别伸头，看我的！他不慌不忙地朝后来者凑近两步：

“哈哈哈哈哈！我说乌龟呀！”

“放屁！谁叫乌龟？老子是爬山虎孙旺！”

“噢！你小子是个小偷呀！”

“胡说！谁是小偷？”

“你不是叫爬山虎吗？我见过这赖花，别名又叫牵牛。你小子整天牵人家的牛，还不是小偷哇？”

孙旺气得“哇哇”暴叫，举刀便砍。王甲说：

“别忙啊！”

“你怕了不是？要怕了，快趴下磕响头，老子不难为你……”

“嘻！你小子买四两棉花纺（纺）一纺（纺）王家（甲）千岁怕过谁？”

“那你怎么不让我动手？”

“你瞎眼啦？怎不见我还没掏家伙哪！”

孙旺自恃武功高强，要赚个仁义名，说道：

“好吧！我等你拿兵刃！”

王甲把三棱锥抽了出来，晃晃道：

“喂！我说牵牛，你小子见过这玩艺儿没有？这叫三棱追魂索命锥。昨晚上你娘还哭着告诉我呢，说她从小给你小子算卦，就该今天死在我这三棱锥上。谁想到还真是这么回事儿，眼下灵验了……”

孙旺被他骂得狗血喷头，眼里“噌噌”冒火，口中“呼呼”生烟，拿刀的手都“嗦嗦”直抖：

“别胡噁了！看刀！”

“这一刀出招太老，不够灵活。看看砍偏了吧！”王甲躲过刀后，还给对方纠正动作。他边说边比划着凑了过去。

孙旺气得说不出话来了，正要再砍第二刀。可王甲何等灵巧，这一下不让了：敌不动我不动，敌欲动我先动。他突然把身子往下一缩，腿弯儿一软，脚尖一弹，势如地狗升天，人似流星倒悬，口内喊出攻击的部位：

“扎脑门儿！”

“嗖”的一声，三棱锥真的向对方脸上方扎去。

“啊呀！”孙旺一声惊叫，急忙撤后半步。三棱锥带着股劲风一掠而过，把他吓出了一身白毛汗。他急忙把刀一摆，一招削肩带背，往下要砍。

王甲滴溜一转，早已来至他身后：

“攥腕垂儿！”

孙旺“跨虎蹬山”，一跳躲过。双脚刚一着地。

“铲驴蹄儿！”王甲一招“夜叉探海”，奔脚面就刺。

孙旺“燕子入云”，往上急跳。

“钻肛门儿！”

“……”

这一阵把孙旺闹了个手忙脚乱，手中刀竟连一招没还。光

顾招架，哪还有还手之机？他上蹿下跳，前仰后合，左摇右摆，里歪外斜，一个招架不及，只听“哧啦”一响。

“哎哟！”他屁股上早挨一锥，惊恐万状，拖刀便跑。

王甲并不追赶，指着他的脊梁哈哈笑了一阵，才说：

“爬山虎，你小子偷鸡摸狗爬个墙头还刚刚凑合。干打斗这一行，还得回去找你爹娘回回炉。滚吧！千岁爷不跟你一般见识。”

孙旺跑了好远，回头见王甲没撵，才大着胆子说：

“猴崽子，有种你别走！”

王甲轻蔑地说：“爬山虎，老爷子不是在你小子头上吹大蛋，老子不走你也不敢再来。不过今天老子有事，顾不得恭候……”

“算你说对了。我再不敢来了。不过君子报仇，十年不迟……”孙旺嘟囔着，钻入稠密的树林，奔山上去了。

王甲向白氏兄妹一摆手，说：

“走，这小子准是搬他的虾兵蟹将去了。来得人多了遭麻烦！”

“咦！”白士锦不解，“你不是说咱不走他也不敢来，他也说不再来吗？”

“嘻！好哥哥哩！你这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太诚实，我这人最大的长处就是太刁猾。若论耍滑头，孙旺真得叫我爷爷。你说对不对？如玉妹妹？”

“哼！”白如玉扁扁嘴唇，不置可否，谁也难猜到她的意思。

王甲解嘲地一摆手，说：

“长话短说，快离开这是非之地！”

三人便加快脚步，往前急走。

谁知过乱云岭走了不过三里路，忽听后面喊声连天，人语

嘈杂。三人回头一看，灯球滚动，火把通明。在灯火照耀下，几十个人影在树影间闪动。白士锦惊慌地说：

“王贤弟，你真是料事如神。看来山贼人多势众，咱们难以对付，这可如何是好？”

王甲呵呵地笑了，眉飞色舞地说：

“他们若不追来，谁能证明我王甲能掐会算？来得好哇！”

白如玉说话了：“王甲哥，咱们这次若能逃脱，还有你吹牛的时间。火烧眉毛且顾眼前吧！快说怎么办？”

“耶！”王甲双手一拍，“连如玉妹妹也害怕了吗？你兄妹俩个子都比我大，可胆子都比我小。怕什么！自古道：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填嘛！如玉妹妹，你保着哥哥头里先走，我等着打发几个见他们五姥娘，随后就去撵你们！”

“你自己行吗？”白如玉不放心。

“你就等等瞧！叫你见识见识我的手段！”

白士锦忙说：“贤弟，你口气再硬我也不信。贼人势大，你孤掌难鸣，别再有什么好歹！干脆咱们都别走啦。我再不中用，也拼他三个五个。真到万不得已，你领着妹妹找梁山旧部吧！我和他们拼了！拼死一个够本儿，拼死俩赚一个。妹妹的事拜托你啦……”

“哥哥……”白如玉不让他说下去。

王甲一摆手：“哎呀！老哥，你怎么说这丧气的话呀！咱哥们儿都是福大命大造化大，拿不住朝中四大奸臣，咱们谁也不死，一千年一万年也死不了。再说咱们连个媳妇也没娶上，就这样死了，岂不可惜了这一辈子！”

白如玉翻翻眼皮瞪他一眼，红着脸道：

“好啦好啦！别说这些不中用的啦！到底还走不走哇？”

王甲说：“不走哪能行！听我的，你们快走！”

“我不能自顾逃命……”白士锦别上了劲儿，索性一屁股坐在地上。

这一下可把王甲急得“奔儿奔儿”直蹦：

“哎呀！这可是屎壳郎爬到糖稀里——又沾爪子还粘牙啊……”

正说话间，那帮人已来得切近。三人一看，对方总共有五六十个人，各掂枪刀棍棒，气势凶凶，罗列两旁。正中闪出一男一女两个人来。那男子正是爬山虎孙旺。他嚎嚎地叫着：

“猴崽子王甲，这一回不同上一回，叫你插翅难逃！”

王甲故意大声地当众羞辱他：

“我跟你小子答腔都嫌丢人。你没点君子气儿，是个十足的小人。嘴说不来追赶，怎么又来啦？刚才是说的话呢还是放的屁呢？你是我喫败的鹌鹑斗败的鸡，还有脸回圈里来？”

孙旺回骂道：“王八羔子，爷爷不稳住你们，怎有时间去搬高手？今天叫你们开开眼儿，见识见识，才知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……”他用手指了指身边的女子。

王甲三人便留神打量她，但见：

看年纪，十八九。既不俊，也不丑。瞧个头不高也不矮，论体态不胖也不瘦。稍微有点脸膛红，多少显些嘴唇厚。微皱重眉，带三分怒气，圆睁大眼，怀一腔怨恨。张着鼻翅儿，撇着小嘴儿。二分野气，二分风流，二分泼辣，七分娇羞，还剩下那二分，分半刚毅半分温柔。头上戴飞凤穿云美人冠，上安鲜花朵朵，绿叶片片，蝴蝶飞，蜜蜂游，水晶壳儿，凤点头，一边一朵仙人球。上穿银红色紧身软靠，纳前，纳后，纳左，纳右，纳膀尖，纳袖口，绣日月，滚星斗，又纳大猴斗小猴。还纳天文相，日月贯两异，群星朝北斗。又纳地理图，金木水火土，生克为恩仇。腰扎杏黄色丝软带，宽有三寸三，长有六

尺六。银线纳，金线走，尺半长的红穗头。下穿银红色裤裤，既不肥，又不瘦，丝线带子穗不露。蹬一双绿缎子软底绣鞋，扒狗牙儿，纳云勾儿，一朵红缨象酒瓯儿。手执两口日月鸳鸯刀，左手二尺八九，右手三尺露头儿，刀刃薄，刀背厚，金丝缠把缀红绸。观其外而知其内，武艺高强占上游。不愧女中魁首，堪称巾帼领袖！

王甲看罢，龇牙一笑，就戏弄漫骂起来，根本不想会出什么恶果。

第二回 不顾羞耻 使怪招败将悲中喜 哪怕折磨 出狂言囚徒苦里乐

王甲明明看出来的女子是个未出嫁的姑娘，却故意恶作剧，指着孙旺骂道：

“哟！这可真是打哭了孩子娘出来。你小子把你娘给搬出来啦？哎！我说大嫂，你再护驹子也不能光听你儿子的话呀……”

站在他身边的白士锦臊得脸上发烧，两眼直望地。白如玉更听不下去，拦阻道：

“好哥哥，别这样……”

“呸！”那姑娘气得双眉倒竖，两眼圆睁，“哪来的浪小子，这么不是东西？”

孙旺气得口吐白沫，对姑娘说：

“就是他！他叫长臂猿王甲！”

“对！我就是你王家(甲)千岁。小妮子，你是谁？”